



满脑子物质金钱的“创新之路”

现在的某些书画家,被欲望所充斥,满脑子物质金钱,却偏要写一些淡泊名利的字,画一些“置身世外”的画。如此表里不一,不仅离传统精神相距甚远,也与现代人格的建构背道而驰。



杨卫
宋庄艺术促进会艺术
总监,苏州美术馆学术
委员

来源:雅昌艺术网

最近,网上突然冒出来许多书画家当众表演作画的视频,仿佛写字作画时不摆出一副抽风的样子,就不足以引起人的注意,也不能成为现代意义上的书画家似的。真是丑态百出,令人哭笑不得。那么,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书画家拿起画笔来抽风呢?究其原因,还是为了吸引人们的关注,而背后则是标新立异的思维,即所谓创新意识在作怪。

关于创新的话题,由来已久,它几乎成为了现代艺术的核心价值。这自有其颠扑不破的道理。因为传统是倾向于保守,至少在中国,自孔老夫子推崇周礼以来,信而好古,

就成为了中国文人的基本诉求。它构成一种以古为镜,厚古薄今的传统,万世一系,维护着千年不变的中国。然而,正是这种因循守旧、墨守成规,使得中国文化内部缺乏了某种自我更新的活力,以至于近代以后,远远落后于工业革命壮大起来的西方世界。所以,近世以后的中国人,开始彻底否定自己的传统,以推倒重来的气势,走上了革命与创新的征途。弃旧图新,作为一个时代呼声,也是在这个时候成为了艺术的核心价值,取代了传统艺术的师造化与师古人。

回顾这段历史,并不是表明我反对创新。对于艺术而言,推陈出新,几乎是其唯一的发展之路,也是艺术的精神本质。但是,我反对为了新而新,尤其反对为了出新而故弄玄虚。前面说到的近来有一些书画家,当众表演抽风式的作画状态,就属此类,是假借创新之名哗众取宠,以牟取私利。其实,就传统中国画和传统书法而言,所谓的创新问题,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传统的精神

已经消亡了,以表面的形式来冒充传统,只能是一种巧立名目。而在这样一个空壳之上妄谈创新,更是感世盗名。这就像现在的某些书画家,满脑子物质金钱,却偏要写一些淡泊名利的字,画一些“置身世外”的画一样。如此表里不一,不仅离传统精神相距甚远,也与现代人格的建构背道而驰。

前面提到的某些书画家当众抽风,以夺人眼球,就是源于这种精神分裂:一方面,他们丢失了传统,无法从过去获得创作能量;另一方面,又受到了创新意识的蛊惑,急于变革与求新。于是,在既无传统底蕴,又无创新动力的前提下,就只有玩弄花招,故意搞怪了。更为糟糕的是,整个社会求新求变的期待,助长了这种华而不实的玄虚之风。所以,借创新之名装神弄鬼,就像瘟疫一样在书画界蔓延开来,成为了某种趋势和潮流。而随着这种蒙骗的表演形式愈演愈烈,中国的某些书画艺术,也将越来越抽离精神性的内容,而沦为一种一纸毫无生气的空文。

青州 从“赌主席”到“赌博士”

青州,作为传统书画的一面旗帜,从上世纪90年代始,已经自发式成规模地组建起画廊集群,优先获得了书画市场的话语权,并奠定了其龙头老大的“江湖地位”,于是有了“全国书画看山东,山东书画看青州”的行业俚语。



贾廷峰
太和艺术空间董事长

来源:雅昌艺术网

艺术品有别于一般商品,其价值难以估算,不可量化。在既往经验的分析和总结中,画廊从业人员发现了某种潜在规律:来自体制内(美协、画院、美院)画家的作品通常比在野画家卖得好;若同属体制内画家,则谁的头衔级别高,谁的作品卖得贵,屡试不爽。在上述“市场真理”的指导下,青州画廊集群逐渐明确经营方向——签约代理体制内画家作品。

随着礼品画市场的成熟,青州画廊在赚得盆满钵满的同时,高头衔画家的作品价格也随之迅速上涨,其代理成本也越来越高,动辄上千万的年度签约费用迫使很多画廊不得不联合坐庄才能承担其重。在画廊盈利速度逐渐跟不上画家涨价速度的情况下,青

州画廊老板不得不集思广益,再创新“绝招”——“赌主席”!既然现任主席的高额代理费难以承受,那就将目光转向价格还有很大提升空间的下一届“准”主席。我曾亲见,一帮画廊老板,拿着主席候选名单,进行学历、年龄、面相、履历等条件的“专业测评”,一旦确定人选,大家各自拿出几十万不等的资金,合力登门购买这位“准主席”的作品,风险均摊,利益共享。

然而好景不长,令青州始料未及的是,2014年“反腐风暴”席卷而至,原本以高端礼品画为主要进项的青州艺术市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绝大多数“名人字画”折后也鲜有人问津。经历了大起大落后的青州,显然意识到“赌主席”已经无法实现画廊持续盈利的目的。事实上,在国家机器强力矫正和艺术市场自律规则的影响下,当下的中国艺术市场步入了一个趋于理性的调整期。礼品画的大幅度跳水,一定程度上肃清了从业者的投机行为,并迫使画廊经营方向发生转型。

“学术”,这个看起来就很高大上的单词,似乎成为转型过程中青州画廊集群找到的又一突破点。那么,什么样的作品才是“学

术”的?青州给出的答案是——“博士”!于是在前不久的“学术青州”大型论坛中,青州从全国各大美院、艺术研究院等机构邀请了一大批美术博士,组织了号称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中国画博士论坛之一。这一批会画画的中国画博士——站在中国画“学术金字塔”最顶端的人,俨然成为青州画坛新征程的重要砝码。

但我质疑的是,由青州营造出的“博士=学术”的标准公式是否能放之四海而皆准?细数中国历代艺术大家,绝非都是专业的高学历出身。四僧的艺术成就绝非宫廷四王所能比。巨然和齐白石,前者是佛门大和尚,后者是乡野小木匠,但二者都是中国美术史上不可回避的两座高峰。近现代不胜枚举的艺术大师我也没有听说哪一位是博士毕业呀?

简单地将“博士”等同于“学术”,实际上又陷入了“主席”等同于“市场”的误区,实在让人啼笑皆非。或许我是杞人忧天,运作博士绘画也并非不可,要知道博士里面也还是有一些画得不错的画家的。但真要把所有经营思路盲目建立在博士身上,无疑是冒险的。折腾一圈回来消耗了大量的精力、银子,还有宝贵的光阴。

当下文人画的现状与反思

当下画坛,是一个多元并行的时代。各种画风、画派、观点,可谓百花齐放。



朱万章
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
馆员

来源:雅昌艺术网

关于文人画的论争,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演进,在消停一段时间后,最近在南北画坛,似乎有重新“复兴”之势。有自我标榜者,也有群起针砭者。纵观群龙并起的各地画坛,的确有真文人画在,但也不乏伪文人画,这是目前画坛的现状,并不奇怪。关键是怎样来界定真伪的问题,谁来定义什么是真正文人画的问题,以及文人画在现代文化语境中的生存状态等问题。

真正的文人画,不需要贴标签,也无须标榜,更不必刻意追求,一切顺其自然。苏东坡、倪雲林、徐渭、八大山人、石涛、郑板桥从来没有标榜自己画的是文人画,他们也不需要形成一个团体。但毋庸置疑,他们是真正的文人画画家,是承前启后的一代大家。现在一些人自我标榜,动辄以创作文人画自许,自贴标签,王婆卖瓜,他们创作的不仅不是真正传统意义上的文人画,反而有悖于文人画精神。

不可否认,当下所谓的“新文人画”,具备部分传统文人画的表征。比如他们构图大胆,无拘无束,有一种解衣盘礴之慨,这是很难得的。他们追求新奇怪诞,不求形似,也不求笔法,大胆创新,无拘无束,具有反主流文

化的前卫精神,与时下画坛一味追求装饰性与制作性的时风流韵大异其趣,但这些局部的相似点并不能与文人画相提并论。反而,他们混淆了传统文人画的概念,或者说片面理解了文人画中“超逸”、不流于时俗的特点,容易让圈外人不明就里。其实,真正的文人画,强调的是作画者个人的内在修为,是内外兼修的结果。

于是便有很多画家问我:怎样才能创作出文人画?如何在文人画的创作中登堂入室?我只能无奈地付之一笑:好好埋头画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力争创作出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精品佳作。至于是不是文人画,只能留待后人去评说了。这应该是我们对当下画坛的最好期许。